



打開的門，又關上了

這句話來自電影《上海堡壘》的映。這部改編自同名小說的科幻片，由獲得過白玉蘭最佳導演滕華濤執導，主演鹿晗和舒淇，電影籌備了5年，投資據知3億多，前有同類型片《流浪地球》大收旺場，萬眾期待又來一場奇特的視覺盛宴。首日排片百分之三十三，大片的規格，上映一星期就從7千多萬跌到1百多萬，票房慘敗、評分暴跌，觀眾離場，下畫。

現在的電影市場，口碑好的就有後市，口碑差的，次日排片就大跌，全由觀眾和市場說了算，不管你是大導演還是大明星，誰也救不了。電影市場回歸正常，作為從業者歡欣鼓舞，也真殘酷，不知下一個是誰。佩服導演滕華濤敢於承認失準，有擔當，有氣魄，自我批判：《流浪地球》打開了中國科幻電影的大門，又把這扇門給關上了。

都說是選錯角色，第一主角由流量小生鹿晗扮演，導演滕華濤稱選鹿晗的原因是「他非常有少年感」，顯然理由不足，眼光有誤，主角是一部戲的靈魂，他成功戲就成功，他失敗全盤皆輸。

也是近期上映的另一部有期待的《沉默的證人》。荷里活大導演，香港兩大明星張家輝、任賢齊，首映當天票房雖然不是第一但也排第

二，5,493萬的票房，算是不錯。第二天就開始下滑，比前一天排片少了2萬多場，上座率更是讓人大跌眼鏡，這一天還是周六，周日票房更差，這部電影算是黃了。

以上兩部戲的投資、組合、導演、演員都在水準之上，失敗的責任絕不僅是選角錯誤，或者其他理由，最根本的還是故事和劇情。前一部角色和劇情完全割裂，整部戲沒有高潮，再好的演員也成不了事，救不了場。後一部劇情出現太多不合理，《沉默的證人》是一部密閉空間電影，這類電影最考驗的是敘事和人性挖掘，動作戲不是最重要，港式警匪片無法捨棄這些看家本領，導演雷尼哈林(Renny Harlin)又是拍過《虎膽龍威2》、《絕嶺雄風》、《特工狂花》的老牌動作片導演，於是，電影中出現很多不顧劇情的無必要動作和爆炸，忽略了中心主題。

業界整天討論、檢討，要拍好電影，重要的是寫出好故事，重視編劇，一旦做起來，常常不理編劇，不講劇情，這樣失敗例子太多。不是什麼人都可以做編劇，小說可以天馬行空，自說自話，以敘事代替劇情，從文字上看有紋有路，一旦拍起來就是沒戲。重視編劇是一扇已經打開的門，不解為什麼有不少電影一旦開拍，就把這扇門關上了。



常姐桂姐

二姐桂常我們叫常姐、三姐桂潔我們叫桂姐；

那年夏天桂姐在倫敦結婚成為Nevin太太，家人從四方八面飛至，參與盛會，兩姐合照於溫莎堡(見圖：左邊是桂姐、右邊紅裙是常姐。)

八月二十三日，常姐的生日；拒絕用「生忌」這個字眼，雖然已離世，她出生那天就是生日，為何說忌？正面視之，百無禁忌。

兩位姐姐不幸早逝。

桂姐被英國醫療制度害死；先看家庭醫生，由他們決定是否需要進一步讓專科醫生查察。一般家庭醫生經驗較淺，往往看不出深層病情，將病人重要的黃金治療時間浪費，被診斷為胃潰瘍超過一年，體重下降近十公斤，才被姐夫的醫生朋友嚴厲要求徹底驗身始發現胃癌，惜發現時已擴散，就算手術、化療輸流治理已回天乏術，與癌惡奮鬥了四年後不幸離世，長女九歲，幼女八歲；桂姐的早逝，我們心底永恆的傷痛。

高中前往加拿大東部升學，婚姻及事業都在多倫多建立的常姐，在桂姐離世後一兩年間已發現患淋巴癌，醫生告知淋巴無手術可做，只能用殺傷力強的化療藥壓抑。

處事慣常理性的會計師，聽聞病情後，除了二姐夫與我，並未告訴任何家人；不單沒呼天搶地、情緒抑鬱，反而冷靜與醫生商量：化療後能活多久？

醫生回答：五年！

屈指一算：兩個兒子當年不過小學生，五年之後，長子連中學也未上，常姐毅然放棄醫生提議，本着陪伴兒子成長、起碼去到他們上大學，成長為界，轉而以中藥、氣功、勤習書法等自然療法。如此一拖，竟然加壽十二年，大兒子大學畢業當上銀行家，小兒子也已大學最後一年；那年八月，在她生日之前安詳辭世。

二姐夫說：「除了離世前數個月病情特別嚴重，小兒子做交換生在北京大學，正準備大考。擔心兒子學業不想召回，又害怕未能見最後一面而哭將起來。」除此之外，一直勇敢面對生命無常，眼見兒子們在自己計劃的生命時限長大成才，不再流下半滴眼淚，在我們守候病床左右離世。

中四那年暑假完結之前，十多歲的我飛到加拿大多倫多，然後在常姐上大學的加拿大歷史上首個首都Kingston繼續學業。來接機的常姐告知：今天是她生日。

那天八月二十三日，心裡記錄，莫失莫忘！



愛心車位

近年無論是中國內地、香港，還是日本或世界很多國家及城市，也出現人口老化的情況。有關方面的統計，更加說在未來三十年，這個年輕人跟長者的年齡對比更加明顯，當然最主要的原因，就是人們少了生孩子，所以日後由年輕人照顧長者的負擔也重了很多，而且政府的開支在這一項目上也會佔很大的比例。

但這一個情況，你跟我也沒有太大的能力可以改變。雖然好像中國政府也在宣傳，叫人們多生孩子，但要有小孩長大成人，就好像十年樹木百年樹人，也需要時間，所以今天，年輕的一輩，也要好好為自己的將來打算。就好像我的父母也經常說很擔心我，因為我暫時還是未婚的獨身漢，他們擔心我將來年老的時候，沒有下一代的照顧。但我就沒有半點擔心，因為我是一個好好為自己未來打算的人。到目前為止，我覺得只要好好珍惜家人便足夠。

以上的情況，也引伸了一個問題，就是年輕一輩會努力地工作，目的是為了未來的生活，所以往往工作也十分忙碌，連自己的私人時間也不太多。因此便會產生另一個問題，就是沒有時間去照顧父母或長輩。雖然我們的父母都明白到兒女們的苦處，已經沒有特別的要求，但可能人就是這樣，習以為常，例如會說：「今天工作很忙碌，沒有時間回家探望父母；明天要加班，不如改天才去跟父母見面。」所以總有千千萬萬個藉口，久而久之，原來很多人已經很久沒有探望父母。就正正因為這些藉口，中國政府最近推行了一個很貼心的方案，就是一些名叫「愛心車位」。因為有些兒女經常沒有時間或找藉口不去探望家人的其中一個原因，就是往往覺得去到某些屋苑找不到車位，感到很麻煩，所以變成一個好好的「藉口」不去探望父母。

我覺得「愛心車位」的想法很好，兒女們不要再找藉口沒有車位泊，而且人就是這樣，只要想去的地方能夠方便一些，無論是乘搭交通工具，或是自行駕車，就會容易些行動起來。而這些「愛心車位」，通常都是在一個屋苑預留大概八至十個車位，車位地上更加塗上鮮艷的顏色及一些愛心圖案，還寫上「愛心車位」四個字。只要到屋苑是探望父母的話，便可以預先在網上預約，而且這些車位更加是免費泊位，每次最多可停泊八個小時，絕對足夠兒女們好好用時間跟父母相處。就是說，現在除了有了車位泊位之外，還是免費的，兒女們應該再沒有藉口不回家。



讀《鬼妹港街市》

這個鬼妹有個中文名，叫做張雪婷，原名叫Christine Cappio，出生在法國的里昂，上世紀80年代在巴黎研習陶瓷應用藝術時，邂逅了一位香港青年，然後就成為這位青年的妻子，定居香港。

她真的是非常愛香港，因為3年前她出版的第一本書《鬼妹港街市》時，就用了香港的港作為同音字的講，而且講的更有關香港的故事。3年後的今天，她出版了第二本和香港有關的書，就是這本《鬼妹港街市》(商務印書館出版)，用的依然是最愛「港」字。當然這次主要講的，是香港的街市，以及和她出生地法國的街市有什麼異同。

比如她覺得奇怪的是，為什麼香港街市賣的食物，普遍都比超市賣的便宜？在法國，新鮮的食材是大廚們最想買到的食材，而法國的街市如果有新鮮的食材，賣的價錢一定比超市貴。

她也發現，在香港的街市有時會

看到超市沒有的食材，比如「番薯葉、萵筍、枸杞、銀絲菜心，以及茭筍。我還在旺角亞皆老街的一個小攤檔裡見到一種長相可愛的瓜，本地人稱「鼠瓜」，因為它形似老鼠。我還認識了南瓜芽、蕺菜、霸王花、紫豆角……」她說的菜港人不一定都知道和看過吧？

最讓人產生感觸的，是她說到她家兩代人都是自備購物袋到菜市場的，她母親用的是黑色油布做的手提袋或網袋。她還記得里昂的人家，都用柳條籃來裝東西。她亦記得，「當年香港的檔主用『鹹水草』捆紮蔬菜，或者用報紙包裹，為了環保我們如今是否有必要採用從前的方式？」

真的，為什麼不採用從前的方式上街市買菜呢？各人自備購物袋，檔主自備舊報紙，用報紙把牛肉或豬肉或魚包裹起來，便可以減少塑膠袋了，反正買回家之後不都是要用水洗過才煮食嗎？

敬愛的雪婷小姐，期待你的第三本書寫的是環保和義工的見聞。



百家廊

小臻

香港會浪子回頭嗎？

香港近兩個月來出現部分港人勾結外國勢力，借反「逃犯修訂條例」發動大型示威，暴力衝擊特區政府機構，四出搗亂破壞，手段惡劣，簡直想毀滅香港，目的為主張「台獨」的民進黨蔡英文拉票，給正在打貿易戰的中國政府製造麻煩，名副其實的「反中亂港」，相信歷史會記下這筆帳。家園遭破壞，正常的港人都感到難過，相信中國領導人更感到很失望和傷心，因為一直以來祖國感念香港對祖國的開放改革作出重大貢獻，所以處處愛護香港，尊重港人意願，估不到竟然有人如此反骨，做出圍堵中聯辦大樓、政總、警總、警署；侮辱國旗、國徽、區旗的惡行，這班黑衣人、口罩黨、泛民政棍不少是為利益關係甘當美國的爛頭卒，做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的事。目前香港就如一個曾經很出色的兒子，現在變得反叛和失控，作為父母，一是放棄他，或是寄望他覺醒，浪子回頭。香港人會浪子回頭，重新發奮嗎？

作為在亂局中堅持守護香港的人，希望領導人在失望之中亦明白香港是病了，很需要高明醫生醫治。香港的病源有多方面，一是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，又經歷受英國管治，學校的歷史課只去到清代，中國近代史沒有，避開為何有國共戰爭，共產黨為何能贏得民心而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，建國過程多艱辛，和平盛世得來不易，香港大多數年輕人不清楚，意識形態上愛國家民族的觀念特別弱。加上西方新聞媒體挖掘負面消息的生態，青年人長期接收到的都是中國內地負面新聞，不少示威人士極少回國看過目前內地的變化，腦內的中國內地仍舊是專制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。不知內地人的生活普遍改善很多，甚至已追貼香港。部分人就算知道內地人已經富起來了，卻不願意認同，總要挑別他們的瑕疵，來平衡自己失去的優越感。相信這批人繼續做井底之蛙的話，也不會有什麼成就可言，不可能成為社會精英分子，那就由他們繼續做「怨天尤人」一族，他們去到什麼地方生活也不會快樂。

還有成長期享受父母護蔭，未吃過苦，自視太高的某部分學生哥，當出來社會工作發現賺錢確實不容易，以自己能力根本無法適應現實的強烈競爭，成為生活上充滿挫折感的憤青，最擅長是將問題、責任推在別人或政府身上來求解說；反精英反財閥的心態嚴重，才喊出「光復香港推倒重來」的荒謬口號。暴力示威爆發後，許多年長的人都不了解時下青年人想什麼，為何那麼激進？據分析家認為他們就是喜生活在一個虛擬世界，幻想自己是掌權者，不會聽長輩建議，自己認為對就是對，自己說了算。所以做出不尊重師長，「無大無細」的罵罵校長政府官員、警隊官員，而且面無愧色。

還有大家很奇怪那些被形容為「食碗面反碗底」的公務員、公營機構的員工、教師、社工、專業人士為何那麼大膽，肆無忌憚在特首背後插刀。說穿了一句因為是「鐵飯碗」，反對你又如何，違反中立守則又如何，睇你都不敢「炒」他，香港經濟差亦與他無關，照樣高薪厚祿。你看商業機構的處理方法：違反公司守則即「炒」你。

更重要的是，人口結構又是複雜，人來自不同的地方，有不同的信仰和價值觀，你很難要求他們很立場一致，很乖很聽話。那怕是來自中國內地的新移民，早幾十年前，批准來港的大都是「成份不好」的家屬，一些地主、資本家後人，不少一些是早期內地政治運動中吃過苦的如倪匡之類的人，他們怎可能有愛國之心？觀察那些「激烈反共」的香港人，他們背後都有些「受害」的故事，他們放不下昔日的怨恨。還有些慣犯，趁社會動亂，趁機報復警方昔日對其執法。了解後你可能都少了一點怒氣，多了一份忍耐，寄望有聰明的醫生懂得落藥，醫治香港。

沉默的大多數中不少人仍清醒，大家都反對暴力，反對破壞社會安寧影響經濟，遺憾的是黑衣人、口罩黨張氣球不被壓倒，肆無忌憚欺負人，令普通市民敢怒不敢言。近期聽到多位朋友講很鬱悶，身邊非常多人是「黃絲」，包括小學同學、中學同學、大學同學都有，她都無語。有公關人員表示知道許多記者是「黃絲」，出來活動都不敢隨便評論黑衣人的行為，避免尷尬，當知道立場相同才暢快「聲討」惡人先告狀的黑衣人、口罩黨的惡行。有個別私人公司表明絕不請「深黃」的人工。

可悲不少人反映在學校中有人(包括學生、教師)用群體壓力迫人加入示威隊伍，家長無奈。校長明哲保身視而不見，大是非面前完全沒有知識分子的風骨。

愛自己國家和民族本來是天經地義的，在日本、韓國你問他們國民愛國嗎？估計他們毫不猶疑答你愛！無人笑你，在香港講愛國即被圍攻或取笑，許多人不取理直氣壯認。過去香港是一群老愛國人士支撐住，特別是挨過苦日子的基層市民，他們希望香港繁榮安定過好日子，對祖國對家鄉有感情，以國家繁榮昌盛為傲。隨着代代人的離世，老愛國所餘無幾了，極需要民族意識傳承，一些愛國機構和學校可以成為中流砥柱，作長時間的交流。目前香港真的缺少一支有組織、有規模的愛國愛港者隊伍，這隊伍要有人支援建設，以建言及宣揚民族團結正能量為主導，不涉及太多政團利益事務，避免被有私心人士利用。看這次反對派的組織能力多強，現時有批二十多三十歲左右的人是抗拒內地人，不信任中國政府的，令他們改變是需時間和擺事實，令他們心服口服，如果他們不願接受的，那便由他們走自己的路，後果自負。

任何社會都存在異見人士，異見也是一種參考，重要的是支持者比反對者多，才算良好管治。慶幸目前香港仍有不少真正的聰明青年不會參與，大學裡不少在認真學習的人，他們會努力成為社會的精英，由他們接棒香港仍有希望的。



大廈維修 肥了誰？

香港大部分私人樓宇，都是在上世紀6、70年代興建，不少因為長期缺乏妥善的管理及維修，據政府資料顯示，在2010年，超過37年樓齡的住宅樓宇約有17,000幢，大約有30萬個單位。過去，超過50年樓齡的舊樓，市建局會收購重建。

現在，大規模、大面積的舊樓已經愈來愈少了，因為發展的價值有限，地盤面積小的舊樓，政府一般都不會收購。現在政府所提倡的對策是，做好維修工作，延長舊樓的壽命。不少人近年高價購買舊樓博收購，以為可以賺錢，其實此路不通了。

舊樓翻新，如果工程做得好，可以提高物業的價值，50年的舊樓，可以再延長50年的使用壽命。業主立案法團接到了屋宇署的驗樓通知，必須聘請「註冊檢驗人員」為大廈驗樓，結果被這些「註冊檢驗人員」鑽了空子，他們的數目並不多，一早就串通起來，實行分餅仔，他們收取的費用相當低廉，大概1萬元就可以完成驗樓的報告，提出什麼地方需要修整。

這種低價競爭的做法，使得正派的「註冊檢驗人員」被淘汰出局，變成了少數人可以入場的遊戲。許多小業主都貪平，正派的「註冊檢驗人員」要收取大約萬元的驗樓費用，低價的「註冊檢驗人員」於是可以使用驗樓者的身份為舊樓的小業主撰寫維修標書，結果是裡應外合，產生了所謂「圍標」的現象，代小業主撰寫標書，公開招標，最後的結果是「註冊檢驗人員」的同黨，取得了大廈的維修的合約，每個合約間開地超過1千萬

港元。小業主不熟香港的建築條例，更不熟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，結果是貪便宜，節省了驗樓費，卻輸掉了上千萬元的舊樓修葺費用。

一般而言，大廈管理公司負責去物色「註冊檢驗人員」，只要大廈管理公司和承包工程公司，大家互相包庇，最後是每一戶小業主付了十多萬元的大廈維修費用，舊樓維修之後，不到3、4個月，立即出現百病叢生的現象。原來大廈管理公司負責監督工程，利用這個機會和承包公司勾結在一起，共同分贓，明明是偷工減料，做表面文章，最後是大廈管理公司和承包商賺取了一半以上的工程費用。

大廈管理公司平日看着業主立案法團的錢袋，到了將近年底，大客仔公司就會密集地進行大廈的小型裝修，賺取小規模的金錢，到了大廈接到修葺令的時候，大廈管理公司更加會將立案法團當是「大羊牯」，與承建商共同包庇偷工減料，騙取立案法團的金錢。如大廈付出1千萬元裝修費，其中有5百萬就落到了這些人的口袋裡，相當和味。不少業主立案法團的主席是大廈的奶媽，她們沒有上班做事情，時間很多，所以選舉業主立案法團主席，往往是師奶勝出。

大廈管理公司立即討好這個主席，主席不學無術，缺乏維修大廈的知識，也樂得全部工作交給了大廈管理公司。如此一來，管理公司既不監督維修的工作質量和材料，在完工收貨的時候，隻眼開隻眼閉，有許多工程沒有做，或者做得很差，他們一樣說工程做得很好。漏水的問題沒有解決，最後導致石屎爆裂，大廈的壽命就不會長了。



「畫」劇雙佳

我的劇壇珍藏照中有一張如此人物組合的照片：陳麗卿、羅冠蘭、雷思蘭、劉佩佩和王雲雲五位資深劇壇女演員伴着劇作家杜Sir杜國威，一同站在一幅國畫之前留影。這五位演員都是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時踏足香港台板的舞台演員，除了羅冠蘭和雷思蘭之外，其餘三位都已離開劇壇。平時要約會她們並不是一件易事，到底是什麼喜慶令她們聚在一起呢？

杜Sir便是號召她們的靈魂人物。原來拍照當天，正是杜Sir的畫展《筆畫傳情——杜國威作品展》在中央圖書館開幕之日，那是今年的二月底。這五位女演員都曾經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在杜Sir編劇的《昨天孩子》、《人間有情》等劇中演出，演活了他筆下多個角色。所以，她們聯袂出席，祝賀杜Sir的畫展舉辦成功，便別具意義了。

去年年底，杜Sir早已告訴我今年將會為舉行多個個人畫展而忙碌。大家都知道杜Sir是香港著名的劇作家，其編劇作品不知幾凡，其中《南海十三郎》、《我和春天有個約會》、《劍雪浮生》、《人間有情》等更是膾炙人口之作，相信香港很多話劇觀眾首次走進劇院，都是因為杜Sir的劇本。

大家可能不知道，杜Sir除了是一位專業的編劇之外，原來亦是繪畫國畫的高手。他告訴我他少時曾師承莫德光和呂化松兩位名師學習花鳥，當時已經盡顯其畫國畫的天分，並且在一九六五年獲推薦加入香港中國美術會。可惜，他後來因為成了職業編劇，劇本邀約紛至，令他應接不暇。他忙於劇本創作，再難抽身繼續習畫，只得放棄了自己所愛的興趣。

近年，杜Sir開始減少工作，享受人生，亦終於有時間與自己的心靈對話。他問自己：到底我還有什麼想做呢？在心靈空明之際，他記起了他放下了數十載的國畫。噢！那支被擱置半個世紀的畫筆在呼喚杜Sir哩！於是，他再次拾起畫筆，在另一個藝術範疇上努力，再創藝術創作的另一高峰，至今已繪了數十幅畫作。

一個下午，我到了中央圖書館參觀杜Sir的畫展。我事先沒有通知他，只想默默支持他，所以我猜想不會在會場碰到他。怎知我一踏進展館，便看見杜Sir對着我笑！杜Sir說他不是常常在場的。原來只要是有緣的話，便一定會碰上的。杜Sir逐一向我介紹他的畫作，我雖然是國畫門外漢，但卻被每一幅畫吸引。一山一水，一花一草，均見靈巧蘊藉，情景交融。剎那間，我覺得自己好像置身在嶺南的一個莊園之內。

我身為戲劇愛好者，自然特別被杜Sir為他的多個著名劇本所繪畫的畫作吸引。在展覽館中，他置放了其數個手抄本的舞台劇本。他將劇中的一些情景繪畫下來，將他的兩種藝術創作融為一體，以畫筆把舞台上的影像保留下來。我記得其中一幅畫是《人間有情》的美嬌打着傘子，在雨中與坐在路旁的白英凝望。對這雙男女來說，那已經是永恒的一刻，因為他們沒有將來。杜Sir就用他的畫筆將這天長地久的一剎那保存下來。他放下了編寫話劇的筆，卻拾起畫筆再創作「畫」劇，獨有另一番情韻。

杜Sir另一最喜歡那幅菊花鳥兒雙映成趣的秋風圖，因為他與我在畫前拍照留念。他更送我一張以他的作品製成的明信片，附上他的親筆簽名，這可真是一份非常珍貴的禮品。我則在嘉賓簽名冊上寫上「畫劇雙佳」回贈。

他的另一個畫展——《詩畫會友——杜國威水墨作品展》將會在今天至九月十三日假中環藝穗會陳麗玲畫廊舉行，展出約五十多幅水墨畫作，大部分是他近數年的新作，有小部分則是於他五十年前學畫時的作品。這批舊畫由中央圖書館文獻檔案室保存，是次特別借商借出小量展出。杜Sir寫人的情多了，以後就多寫大自然的情吧！不是同樣出色、感人嗎？